

銀幕短打

文：朗天

時代感性之難耐

上次談《大追捕》，說電影創作成績差強人意，但無論本港或內地，其票房成績卻朝相反方向走。發文之後，到戲院觀察，普遍年輕人均表受落，部分更聲稱感動處，猶勝《桃姐》！

你》、《失戀33天》、《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都是時代感性，它們的「成功」，是有條件的，條件一去，它們的評價也就可能丟了。

望，但不知何解，待他們一拍資金較大的商業片，便很容易發現其作品失控乏味，例子有行定動、瀟灑敬久、園子溫，下一個可能是石井裕也。



香港影視展：電影向左 香港向右

香港影視展落下帷幕，有人在灣仔會展中心拍下照片，感慨終於曲終人散。每一年的影視展，在香港電影圈是不大不小的一件事情，雖然不是人所必爭的，但是總歸也是香港一年到頭最盛大的電影展覽，招商、頒獎、影片放映一應俱全，大導演大明星們也不忘撥冗出席一下。

然而這兩年影視展辦下來之後，只讓人越發覺得香港本土電影的孱弱，而香港影視展，在推動香港電影的發展上，並沒有做出什麼貢獻。香港影視展，重點是business，而不是真正的filmart。

文：金詰

亞洲電影大獎，真的有必要存在嗎？

自從內地市場崛起，「大片」意識愈來愈強烈之後，香港影視展的例牌菜便是下半年各大片的齊齊展覽。今年尤其甚。

現在看來，雖然亞洲電影大獎囊括的範圍包括全亞洲，但是並沒有比評選香港電影的金像獎做得更好，存在的意義在哪裡，大概還需要繼續找尋。

創作獎項給到《伊朗式分居》自然無話可說，本土製作《桃姐》不是不夠好，不是不夠得人心，但是亞洲電影出了這樣一部從柏林電影節一直殺到奧斯卡無往不利的銀角色，亞洲電影大獎又怎麼可以不給小金人面子？

比起金像獎愛懷舊、講情懷，亞洲電影大獎簡直是不知所云。整個頒獎典禮又拖拖拉拉不好看，娛樂性、商業性和權威性一一欠奉。與其把影視展的經費悉數平均下來，倒還不如把錢全部投入給金像獎，索性全心全意辦好一個屬於港人的電影獎項罷了。

當然香港影視展也有可愛的地方，每年總有焦點影人，去年是韋家輝，今年是陳可辛，去年重溫中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廣告貼滿地鐵站，今年就是港人傳奇黃飛鴻系列展映。又修復了Martin Scorsese名作《Taxi Driver》，引來眾多影迷撲飛。

當然香港影視展也有可愛的地方，每年總有焦點影人，去年是韋家輝，今年是陳可辛，去年重溫中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廣告貼滿地鐵站，今年就是港人傳奇黃飛鴻系列展映。又修復了Martin Scorsese名作《Taxi Driver》，引來眾多影迷撲飛。

當然香港影視展也有可愛的地方，每年總有焦點影人，去年是韋家輝，今年是陳可辛，去年重溫中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廣告貼滿地鐵站，今年就是港人傳奇黃飛鴻系列展映。又修復了Martin Scorsese名作《Taxi Driver》，引來眾多影迷撲飛。

熱片熱評

文：Louis Szeto

《春嬌與志明》——彭浩翔的集體回憶

《春嬌》講余春嬌（楊千嬅飾）與張志明（余文樂飾）相戀五月後分手，然後在北京重遇的故事。這次，沒有上集紀錄片式的訪問，也不搞《伊莎貝拉》的朦朧意象、《維多利亞壹號》的殺人買樓，彭導反璞歸真，娓娓道來一段浪漫的北飄情緣。全片風格自然，惹笑幽默，其中非禮空姐一段，率先引發笑彈，接下來春嬌、志明談初戀經歷、春嬌因「Hca霸」被上司北調上京……博得台下十多次掌聲。結尾一幕（導演要觀眾守密），畫面震撼，全場爆笑，鼓掌不止。

對白精警是《春嬌》的另一特色，一貫地調侃現代男女關係。春嬌重遇志明之後，硬要同事比較自己和尚優優（楊冪飾）：「男人總愛不好掌握的女人，你太好掌握了」、「你已經是一個大媽了」，極盡嘲諷。接着，二人在京約會，春嬌不想與志明有下文：「這晚餐才值270元啊！張生。」

彭導這趨也捨棄以新聞時事為引子之手法，不玩澳門回歸情結，不借「全面禁煙條例」為「近視繁殖」之背景，不加插皇后碼頭的清拆新聞，而改以自然環境與道地文化突出「港中」愛情的思想衝突，其中在迪斯高的「北姑情緣」、北京公園的「相聯活動」，可見《春嬌》依然貫徹彭導風格。值得一提的是，《春嬌》大玩八十年代香港娛樂界的集體回憶：長髮鄭伊健與《古惑仔》、《經天動地暗戀過》和女生校服以及王馨平情急結，都代表了某個年代宅男宅女的夢，年資不足的80後，未必能領會那層意義。

但要數神來之筆，不能不提「大配角」林北霞演繹的春嬌朋友Brenda，首映當晚她也在場。彭導說為要報答她的醜化演出，這集找來黃曉明這「飛來豔福」作為補償。這段戲滑稽得來很獨到，反映緣分的錯配與無奈，二人在卡拉OK房痴纏一幕，看在春嬌和觀眾眼裡，都是笑中有淚的！

一手碟評

文：勇先

以死來解決問題的《超時空要愛》

這齣戲，好彩當然不是大賣之作，否則那期間若出現什麼自殺新聞，極有可能會算到它的頭上。因為我們常說「死不能解決問題」，但偏偏該電影一眾角色卻努力以死來解決問題……這種黑色幽默，對於一個喜感不足的社會來說，隨時可變成一齣「度人向死」的魔鬼之作。

《超時空要愛》算是一齣「大癲大帥」的笑片，表現出一種不惜一切的極致。故事前部分連串的暴力場面，以笑片來說絕對是多得不合理——由李綺虹（飾Gigi）和劉以達（飾大飛）飾演的一對黑社會情侶，甫開始便在公路上痛毆從所駕的私家車車尾箱逃走的神秘人至血流披面；後來他倆載着一名女孩素群到曹老闖處試鏡，素群卻慘遭強姦。二人帶着她見其父親，父親竟激動至引火自焚，而素群亦割脈自盡。還有飾演警察劉一路的梁朝偉，在故事甫開始便在槍戰中中槍……連環的血腥鏡頭，都顯跟喜劇應有的調子格格不入。垂危的劉一路與素群在彌留之際，二人「元神」邂逅而互相吸引，可惜最後男生女生，兩人陰陽相隔。

故事後來講及一名尋常中年漢突然關公上身，一眾角色亦牽涉其中，最後一場倒塌意外各人齊死，卻不知怎的返回三國年代——劉一路變成諸葛亮、大飛成為劉備、Gigi則為張飛，而萬料不到那被姦少女原來也回到三國成為呂蒙！這幾個現代人在錯誤的年代和錯置的身體中繼續追尋戀愛，還不斷嘗試集體自殺以求返回自己的世界……劉備愛上張飛、諸葛亮迷戀呂蒙，還有這班三國英雄一心尋死等，雖然說得光怪陸離，但依着故事脈絡來看，卻又合情合理。

1998年出品的《超時空要愛》，有說這是一齣展現出絕望和等待希望的「後九七」電影，但筆者覺得這作品更似是回應了當時新千禧的來臨的末日觀：電影所展現的荒誕混亂，還有故事中一次又一次視「死」為解決問題、帶來希望和出路的方法，都有着濃厚的末世觀念。這種將大視為一種解脫，剛巧又跟身處2012年的我們有所共鳴（因為有傳今年世界末日了）。只是《超時空要愛》有種「兩頭不到岸」的可惜：電影眾角色多次經歷死而復生的兒戲與玩味、錯配的性別與情愛，本來甚有對生命、性別和愛情的反思空間，偏偏故事太短兼略嫌粗疏，營造不同細膩的情感線；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一齣喜劇，特別起用了劉以達、林尚義和八兩金這些九十年代的主要諧星，再配上李綺虹那「鬼妹仔」的爽朗可愛，自然有一定數量的笑位。只是這些諧趣組合經歷了九十年代不斷的循環再用，搞笑模式其實已經老化。

有的只有刻意搞笑，而不是真正幽默……就在筆者為這電影因種種限制而沒得到更多注視感到可惜之際，同時又想起早前新聞講及內地有兩名12歲女孩，就是因為看多了穿越時空的劇集結果雙雙自殺去也，所以它湮沒在一堆港產片中也還有好處，至少免了無端損起「教壞細路」的惡名。

